

新

阿越 著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新 1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阿 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宋. 1 / 阿越著.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45-1178-9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8)第 001679号

新宋·1

阿越 著

责任编辑：尤 敏 梁玉刚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8586987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383千字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华 文 经 典

HUAWEN

SUPERIOR



石越

石越，字子明。
本作主角，来自现代的年轻人，
带着『先知』在宋朝生活。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在政治上反对推行新法。



赵
神宗
项

宋神宗赵项，初名仲鍼。
为北宋第六位皇帝。即位后支持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
安
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在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王 乔

王乔，字元泽。

从小聪明过人，号称「神童」。
对石越充满警惕和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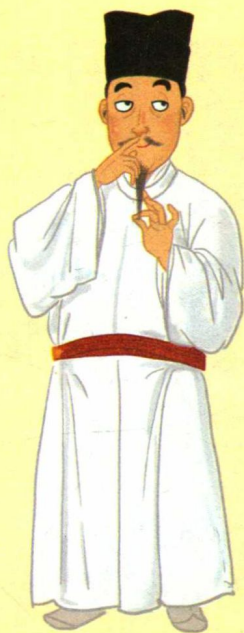


桑充国

桑充国，字长卿。

为人方正，是石越初到宋朝最好的朋友之一。





潘照临

潘照临，字潜光。
才学深厚，擅长计谋，入石越
的幕府成为谋士。



楚云儿

楚云儿，汴京名歌妓，琴棋书
画无所不精，碧月轩的台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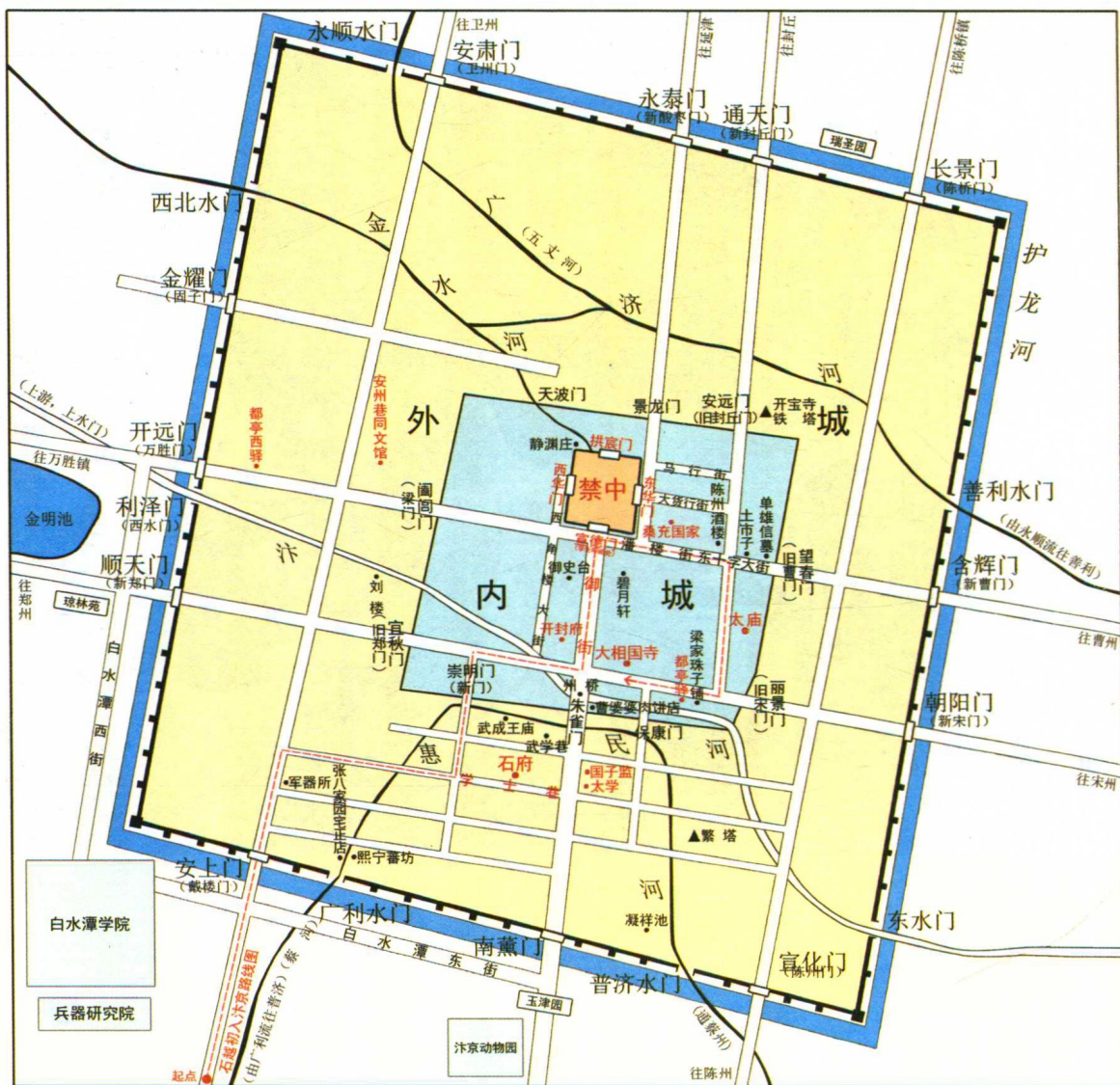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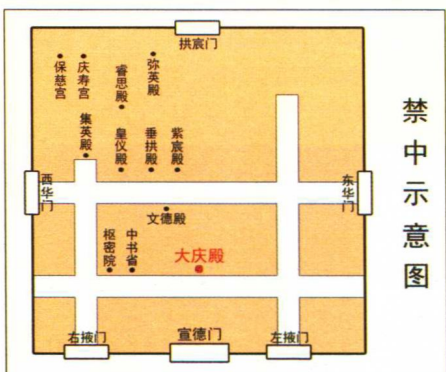


桑府赏曲图



禁中示意图

禁中示意图





〇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附录
声名鹊起	终南捷径	集英殿风波	学术与政治	白水潭之狱	拗相公	离间计	汴京新闻	吕氏复出	《新宋·南北有别》

003 037 070 103 136 169 201 234 269 303

〇〇

○○ 楔子

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堆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还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稚嫩。

殿试的考官们屏声侍立在殿中。

“陛下，殿试的第一名，臣等商议，取的是上官均，第二名，是叶祖洽……原来的省元陆佃，取在第五……”殿试编排官苏轼欠身禀道。

皇帝“嗯”了一声，随手抽出几份试卷，信口问道：“石越呢？他有没有参加这一科的考试？”

“回禀陛下，臣等没有看到石越的名字。”

“是吗？”皇帝的眼中，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但是《论语正义》的其他几位作者，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会试，并且都取得了殿试资格。”似乎是觉察到了皇帝的失望，苏轼又接着说道。

“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机灵的內侍早已经从试卷中替皇帝翻出这些人的试卷，恭恭敬敬地摆在皇帝面前。

“怎么只有四份？”赵顼一面翻阅，一面问道，“还有一个桑充国呢？”

“桑充国也没有参加大比。”参知政事王安石硬生生地回道。他并非不了解皇帝的心情，整个汴京城都在抢购一本由六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合著的新书——《论语正义》，书中的才学与见识，让饱学之士王安石也为之惊讶、赞叹，更何况是求才若渴、一心求治的年轻皇帝？但是现在毕竟是殿试！八百多名精英士子都在京师翘首等待皇帝宣布最后的名次，整个天下都在注视这个荣耀的时刻，即便是皇帝，也没有任性的理由。

赵顼觉察到了自己这位丞相的不悦。和他的祖先一样，他早就习惯了

士大夫的矜持。年轻的皇帝朝王安石微微颌首，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态，向编排官苏轼问道：“这几个人，排在几甲？”

“陛下，都在五甲。”

“那么，全部升入四甲，赐进士出身吧。”皇帝说完，目视同平章事陈升之，笑道，“给朕读读叶祖洽的策论。”

“是。”陈升之小心地捧起一份试卷，用带着福建口音的官话高声读道：“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赵项静静倾听，待陈升之抑扬顿挫地读完，忍不住夸赞道：“这个人很有见识，文章花团锦簇。最难得的是能够体会朕变法图强的用心，这个叶祖洽的见识，朕以为在上官均之上，朕决定取他为状元。”

“陛下！”皇帝话音方落，编排官苏轼已是高声反对，“臣以为不可，叶祖洽诋毁祖宗，怎么可以做状元？”

没有料到苏轼会如此激烈地反对，赵项一怔之下，下意识地将目光转向王安石。

王安石用眼角的余光有些不屑地瞥了苏轼一眼，方才缓缓出列，从容说道：“陛下，叶祖洽为状元并无不妥。苏轼虽然才高，但是所学不正，且不得志，才会如此愤世嫉俗，其言实不可听。”

苏轼万万料不到王安石当面说出这样的重话，几乎气结，脸立刻涨得通红，但他正待措辞辩驳，却听赵项已经说道：“朕意已决，便定叶祖洽为状元！”

“陛下英明！”顿时，顺从的祝颂声淹没了苏轼的难堪。考官吕惠卿不动声色地望了苏轼、李大临一眼，心中得意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既然锐意革新，取的状元又岂能是抱残守缺之人？我将叶祖洽选在第一，你们偏偏要改成第二，活该受此羞辱。”

赵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从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以来，席卷朝野的新旧两党的斗争，已经蔓延到了这次的殿试中。

“等到集英殿唱名赐第的时候，朕定要亲眼看看《论语正义》的作者究竟有多年轻？”赵项话毕，离开了崇政殿。皇帝的心思，已转到了与殿试完全无关的事情上。

第一章

声名鹊起



历史有无数种可能，因此人类的生活才变得充满意义。

——佚名

1

时间倒溯五个月。熙宁二年十月，如果用公元纪年的话，这一年是1069年，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二十六年。

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飘飘茫茫的大雪给古老的开封城裹上了银装，来往于汴京城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深达一尺的雪中艰难跋涉。曾经人来人往的官道上，马车也已经不可通行。号称“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汴京，因为这严酷的天气，缺少了往日的热闹与喧嚣。

因为行人稀少，守护开封外城的士兵们也变得非常懈怠，他们把兵器斜靠在城门的洞壁之上，不停搓着双手，来回走动，咒骂这倒霉的天气。偶尔有几个卖柴卖炭的农夫挑着柴炭经过，兵丁们也懒得去检查，随他们通过。大宋建国一百多年，东京城从未发生过什么乱子，在这承平的年代，更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守城的士卒们只盼着能回去喝一口热酒，躲在火坑边美美地休息。

但是，此时在汴京南城墙最西边的戴楼门下，士兵们却不得不勉强拿起冰冷的兵器，警惕地望着眼前这个装束奇特的男子。这男子一身白色光滑的奇异衣服，浅浅的平头，头上却没有戒疤，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真是非僧非俗的怪人。

穿着白色羽绒大衣的石越，望着这些目光中充满警惕的士兵，也开始不安起来。戴楼门前的行人不过稀稀数人，怎么看他们也像是针对自己来的。两天之前，石越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距离开封六十里的一个小村庄边上时，那些村民看着他的表情，与这些兵丁们一模一样。

他使劲晃了一下头，“这里不是公元2004年，这里是公元11世纪！”石越在心里默默重复着，强迫自己接受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自己现在所处的时代，如果不是做梦的话，的确的确是公元11世纪！作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对于熙宁二年，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一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这两天以来，石越一直在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如果这是个梦的话就好了，但是梦里为什么会有冷饿疼痛呢？

石越控制着自己零乱的思绪，抬头打量眼前的开封古城。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墙被刻意砌得弯弯曲曲的，像一条白脊背的巨龙，伸向远远的烟霭里；宽达十余丈的护城河边种满了杨柳，树上挂满了臃肿的“银条”。真是雄伟的城市！即便在这样的时刻，石越也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赞叹。

若不是身处如此吊诡的境地，能够目睹开封古城，这会是多么让人陶醉的事情呀！但在这个时候，石越却只盼着这个游戏快点结束。“我真的快要疯了，爱因斯坦！

耶稣基督！真主安拉！如来佛祖！玉皇大帝！”石越低声嘶吼着，抑制不住地蹲下身子，抓起一大把雪，使劲抹在自己脸上。刺骨的冰凉让石越慢慢地又冷静下来。

“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总得先活下去。”正是抱着这个信念，石越才决定冒着严寒大雪来到开封。“我不会垮在开封城外的。”他站起身来，拍去身上的落雪，抬头望了一眼这座千年后只存现于典籍中的伟大都市的城楼，从容地迎着那些守城卒走了过去。

士兵们正在交头接耳，猜测着石越刚才举动的意义。见怪人朝城门走来，一个小头目径直走到石越跟前，缺少中气地喝道：“你是什么人？有路引^[1]没有？”

宋代的官话发音与普通话很不相同，懂得许多方言的石越也只能勉强听懂。他停下脚步，傲慢地回道：“我从华山来，我家世代隐居华山，不知道什么路引。”这是早就想好的托词，但是发音却颇显怪异，倒似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开封官话。

小头目细细打量着石越。怪人虽然装饰奇特，但是那件衣服看起来却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他态度傲慢，想来必有所恃；此人又自称是来自华山的隐士，但凡隐士，与朝中的大官们十之八九都有牵扯不清的联系——最起码，也是读书人，这年头最难料的就是读书人了，自己可不好得罪，混口饭吃也不容易。而且这个怪人眉清目秀，肤色白得像个女人，更不可能是党项人、契丹人。

想通这些要紧处，小头目立即做了决定——请示上官。有什么不对的，由上官负责去，谁叫他们每个月的薪俸拿得比自己多呢，这责任也得由他们负吧。当下便客气地对石越说道：“这位公子，你先这边请，我得请上官拿主意，不敢私自放行，你体谅则个^[2]。”

说完也不管石越答不答应，便把他请到了城边，早有一个士卒去最近的一个战棚^[3]里请示正在烤火的长官。

石越默默地站在一边，竟然背着手欣赏起这千年以后难得一见的大雪来——难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更坏的状况吗？石越不觉自嘲地冷笑着。这个表情落在小头目眼中，更让他觉得这个怪人高深莫测。

一片片犹如鹅毛的大雪从天空慢慢飘落，伴着西风在半空中翻滚、跳动，然后静无声地落在大地上，把刚刚被行人踩出的脚印覆盖。

石越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抱着他坐在膝上看雪，教他读诗，彼情彼景，竟如同

[1] 古代政府部门发行的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

[2] 语气助词，源自宋元时期，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一下”。

[3] 《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新城（即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梦溪笔谈》记载，其作用是城防，可以防止敌人攻到城下。